

# 幸福按钮

□河南洛阳 陈晓辉

谁不向往幸福的生活呢?问题是,如何找到通向幸福的按钮,以什么样的方式按下呢?

有一次,和朋友去吃农家乐。吃完出门回家,朋友坐进车里,却迟迟不发动车子。我心生奇怪,一看,只见前面不远处,有一只棕黄色的小鸟,正在地上蹦蹦跳跳啄食。

我催朋友走:“你车不到跟前,鸟就飞走了。”朋友回答:“等一会儿,别惊扰到它。”不一会儿,小鸟或许是吃饱了,“嗖”一下飞上远处的树枝,只留下一串清脆的鸟鸣。那天吃的什么我早就忘记了,但我一直记得,我们曾静静地坐在车里,看一只小鸟蹦蹦跳跳。

有时候,按下尊重和敬畏生命的键,就能收获一段幸福。

下班回家的路上堵车,周围一片喇叭声和汽油味,霓虹灯、路灯光怪陆离,我烦闷地趴在方向盘

上。忽然手机响了,是妈妈的声音:“怎么还没到家?堵车了?别着急,慢慢开。我们给你留饭,今晚吃萝卜炖牛腩,我炖了好几个小时呢……”挂掉电话,忽然觉得,周围的一切都有了温度。烟火人间,原来尽有留恋之处。

有时候,按下一段牵挂,就能收到简单的幸福。

我爱上了楼下小卖部的酥梨,买回家,洗净去皮,加几块冰糖几枚红枣,小火煮一个小时。它总让我想到小时候喝的秋梨膏。小时候常咳嗽,妈妈每晚用秋梨膏冲水,临睡前让我喝一杯。淡褐的温热液体温柔地缠在齿间,喝完之后必要去漱口。这味道太甜蜜了,甜蜜到入睡前会短暂晕眩。

有时候,回想一份有温度的食物,就能收获晕眩的幸福。

在网上看到虎妈的一段话:“如果我面前有两个按钮,一个是幸福,

一个是成功,我当然会为孩子们选择幸福。问题是世上没有那么一个简单的按钮,直接通向幸福。”

23年前,我以为赶快写完作业就是幸福;13年前,我以为高考结束就是幸福;8年前,我以为找份好工作就是幸福;7年前,我以为告别挤公交就是幸福……

我曾经迫不及待地希望幸福赶快到来,仿佛人生奋斗的终点不过如此,直接简单,只需要一个按钮。然后,我又迅速地将它们抛弃,寻找下一个按钮。并且笃信,下一个一定是更好更强烈的幸福。

现在我明白,幸福就是静静欣赏一只蹦蹦跳跳啄食的小鸟,幸福就是此刻有人在牵挂我们的归程,幸福就是慢慢煮一只梨和几枚红枣……

这世界上没有直通幸福的按钮,但是当启程,所有的温暖都在路上。

## 新树

□贵州贵阳 赵宽宏

新城里的很多大树,长得树模树样的,甚至成为了人们眼中亮丽的风景,获得人们的赞叹。其实,很多新城里的大树自己应该知道,它们是外来的,其根基很浅很浅,还没有扎深扎实。

说新城里的大树是外来的,是因为它们大多都是从山野挖来栽植的。其实现在的新城里这地方原本是有树的,不过那时还没有城,也是“山野”,因为造城,很多的树都被砍了,城造好之后,才又从山野挖树来栽。小树不成风景,因此挖来的基本都是大树。

从山野挖来的大树,原本都长着很长很深的根,但都被斩断了,原本长着很大很密的树冠,也都被锯掉了。这些大树看起来可算是遍体鳞伤,在被斩被锯的时候,也应该是会很疼很痛的吧。这些从山野挖

来栽植后的大树,起先都需要架硬实的拐支撑着,不然就无法站立稳当;然后像人生病了一样,要输液打点滴,头上还罩着纱网,一副病恹恹的样子,全无在山野时的青翠盎然、勃勃生机。

新城里的大树栽植好后,需要努力地接地气,拼劲去扎根须,不然是经不住风的吹刮的,哪怕是一小点的风,都会让它如临深渊,颤栗不已。新城里的大树可要记住,不可盲目急切地先长树冠;不扎牢根基,树冠长起来,外观或许是亮了丽了,自然也是招人眼惹人目的了,但也容易招风的侵扰,惹雨的袭击,假如时运不济遇上狂风了,弄不好就会被连根拔起,摔倒在地,大好的前程毁在了那一瞬,那才可悲复可叹。台风时节,人们或者亲眼或者在电视里见过,那风轻易

就将大树拔起摔倒了,再看那根,实在是太小太袖珍太不经事了。

有些来新城里的大树是后悔来到城里的,没根没基的,即使不被拔起摔倒,也是一副弱不禁风,不能成材的样子。想想也是,山野多自在,从小在那里生、在那里长,根扎得深,树长得壮,枝头郁郁葱葱地展示着蓬蓬勃勃的生命力。风来了,还会兴奋得哗啦啦地拍巴掌,更大的风来了也不怕,身边所有的伙伴们会一同迎风起舞,那是多么的快意啊;风,终于累了,也只好无可奈何地败退而去。

不过呢,新城里的大树,既然到城里来了,那就要赶紧脚踏实地,扎实根须,如此才有可能长成风景。当然,只要踏实地扎紧了根须,即使不能成为风景,也是能够顽强地活下来并且默默地生存下去的。

## 架引藤蔓长

□广西南宁 李庆益

我家阳台上,葱郁着多种植物,花草藤蔓,迎合了夏的热烈,一派生机。

我原本不是个会养花弄草的人,并不在乎这些花呀草呀是何等来头,自己随性种下了,他们恣意生长了,便可以了。而我的这些花草草也甚为明了我的心思,从不苛求于我,适时施些肥,浇些水,绿色顿时盎然,并一片接着一片地舒展开来。

对于绿,我向来是喜爱的。小时候,生活在青山绿水间,春夏秋冬,日日与绿相伴。如今徜徉在半城绿树半城楼的都市中,足迹所至,绿影随行,心情自是愉悦。以至于,阳台上栽种的花卉,绿悄然成了主角也不以为忤。各色娇艳花儿,反倒成了点缀,这是我未料到的。

见过攀爬的文竹吗?当我无意间瞥见一株文竹伸长着脖子,一个劲往高处爬,一直到了屋顶下才歇住脚时,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这真的是文竹吗?印象中,文竹纤细如其名,或文静地轻舞于书桌上,或沉思于室内某个角落,至少我养的这株文竹原先便是如此。

回想那日阳光灿烂,我突然心血来潮,觉得应该让文竹晒晒太阳,

便将它搬到阳台一侧的角落,哪曾想这一搁下便是好些日子,等我再次关注它时,它已经高高在上上了。

阳台上长势最旺的,则是另一侧角落里的一株百香果。这株植物是从旧居搬过来的。当初搬家,许多旧物顺手扔了,倒是这盆百香果,念想着它结过好几枚蛋形的果儿,扔了实在可惜,于是修剪了多余的枝枝蔓蔓,费了些力气才搬到了新家。百香果倒也没辜负我的汗水,一下子重新抽出了两脉嫩芽,沿着隐形防盗网攀爬而上。藤蔓上,渐次生出许多绿叶,三叉戟状的叶形,让人想到了希腊神话里的海神波塞冬。

无意中,这片阳光下的美丽逐渐弥漫开来,因此我到阳台的次数变多了,浇水淋花,几乎成了每日的必修课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,藤蔓慢慢延伸,向上,再向上,不折不挠,绿意渐浓。不久后,我欣喜地发现,百香果的藤蔓在屋顶上拐了一个弯,顺着防盗网向上继续攀沿着。就这样,左一盆文竹,右一盆百香果,两种并无瓜葛的藤蔓在空中握手了,它们密密匝匝,相互簇拥着,默契十足,仿佛是年轻的男孩女孩久别

重逢,深情款款。

此情此景,令我的脑海里闪出了杜牧的诗句:“栏围红药盛,架引绿萝长。”嘿嘿,红药绿萝虽无,可站在满架藤蔓下,绿意徐徐流动,思绪随之飘忽,倒还略有几分这样的意境。

记起以前陪女友看过的奥斯卡获奖影片《乱世佳人》。那个名叫斯嘉丽的美丽女子不正是穿着绿色花裙子吗?那一次,斯嘉丽去十二棵橡树庄园参加舞会,翩翩然的舞姿,引来爱慕目光无数,那其中有一个英俊男子叫白瑞德。我记住了这一片生机盎然的绿,同时也记住了这个美丽的女子。

绽放于绿意之上的爱情,却因战乱而颠沛流离。时过境迁,当白瑞德再次遇见斯嘉丽,那个扯下绿色窗帘布做礼帽和裙子的女子尽管美丽依旧,却已历经磨难。看完这部影片,女友已成泪人一个,而我,不久之后便成了她的爱人。

绿,是美丽,是坚强,是爱。风又起了,头上绿叶“沙沙”作响。我家的文竹一直绿着,那株百香果却也不曾再结果,可想来倒也无妨,能在这个夏日里拥有一片绿,纳得一片凉,我便已知足了。

## 父亲的果园

□丰县 丁维领

父亲退休后,准备在老家的六亩承包地里栽上果树,想把粮田变成果园。

起初,母亲极力反对,说父亲是瞎折腾,万一果子哪年行情不好,这一大家人的吃喝拉撒咋办?父亲很会做母亲的思想工作,循循善诱,动之以情。母亲经不住父亲忽悠,终于不再执拗。在母亲晕晕乎乎的美好憧憬中,父亲趁机圆了他的果园梦。

自从买回果树苗,父亲像变了个人似的。原本倒背着手或双手掐腰慢慢腾腾、斯斯文文走路形象不见了,走起路来变得健步如飞,虎虎生风;他的衣袖和裤腿整天高高挽起,烈日暴晒下的皮肤上,总有一层细碎皮屑蜕去再生,我知道,那是阳光紫外线的恶作剧。

果树在父亲的精心呵护下,日益茁壮成长。果园是按照父亲梦想中的果园打造的,经济果主要栽种的是“砀山酥梨”树。果树外围的墒沟内侧均匀地竖起了近百根一人多高的水泥棒,水泥棒上缠了许多横七竖八的铁丝网,铁丝网上爬满了葛花、黄瓜、豆角等藤蔓类植物。靠南边通往村道的方向留了两扇木栅门,大门边是一行红灯樱桃、水蜜桃、巨峰葡萄、富士苹果、磨盘柿子等果树,从暮春到初冬,一年四季总有时令鲜果可以摘吃。

父亲除栽植诸多果树外,还在巴掌大的空闲地上见缝插针栽种了草莓、小甜瓜、大西瓜及韭菜、茄子、辣椒、萝卜、白菜、大葱等各类瓜果蔬菜。父亲的果园开张以后,母亲从不到镇上去买菜,地里长有全家人从年头到年尾吃不完的新鲜菜。

父亲还喂养了一群鸡、鸭、鹅。公鸡母鸡在果树地里追逐打闹,鹅、鸭在果园前的小河里嬉戏,高兴时它们还扯起嗓子“哦、哦、哦,呱、呱、呱”地唱上几声。趴

## 我家门前有条河

□广东佛山 曾艳兰

我的家乡在湖南衡阳祁东的一个乡村,家门前二百米远的地方有一条小河。听老辈人说,这条河是二百多年前人工开出来的,目的是从湘江引水浇灌田地。

托小河的福,从此我们的庄稼再没缺过水,也不怕干旱季节了。这条小河,大人们喜欢,因为靠小河的水,才有了丰收的稻谷。这条河,我们小孩子也喜欢。

童年的夏季,没有空调,没有电风扇。中午很热的时候,大人们干完活,就跑到小河的树底下歇一歇,泡在清凉的水里降温消暑。河水的水,到了夏季,不深也不流动,很安全,因此,我们小孩子也会常去小河水里消暑。

河对岸有一大片瓜地,嘴馋的我们便整日想着怎么吃到那瓜。我们是没有钱的,只能悄悄偷吃,但是那守瓜的老头时时在瓜棚边瞪起双眼看着呢。记得有一次,我们游到河对岸,发现老头竟破天荒地守着瓜地打起了瞌睡。好家伙,时机来了。大家便学着电视里的场景,分成三

组,一组放哨,一组伏身进瓜地,一组见机行事。结果,还没碰到西瓜,就被老头发现了,我们便换了策略,一声一个大爷,软磨硬缠地要个西瓜吃。大爷人善心软,摘了个西瓜给我们解馋。我们抱着西瓜,扔到河里,西瓜漂在水上,大家你推我抢地玩起来,玩累了,便用石头砸开西瓜,一人一块分吃了。

夏季的河水清澈透明,可以一眼看到底。那些鱼儿、虾和蟹,藏在水草里,我们伸手去抓,它们慌里慌张逃开。田螺有时会吸在河石里,在水草上,只要我们细心去找,就会发现。伸出手拾,一拾一个准。有时,还会碰到几只野鸭在河里游着,不时嘎嘎地叫几声,我们不出声响地钻到河底,想来个突然偷袭抓住它,但还没等接近,它们就拍打着翅膀游远了。

家门口有一条河,是多么幸福快乐的一件事情。在小河里玩乐的那些情景,深深刻在记忆里。后来,无论漂到何方,只要看到河流,童年就回来了。

大哥和我回到家后倒头便睡。一觉醒来,发现父亲拿了一把钢锯和一把利斧,来到果园,把果树末端“哧啦哧啦”锯断,然后,挥起利斧,斩去密密麻麻的枝条。

裸露在果园的空地,由小到大不断扩展开来。果树全部清理干净后,父亲常常蹲在河旁槐树下歇息,他抽过的褐黄色烟嘴儿足装了半脸盆。父亲的眼泡儿一天比一天肿胀得厉害。

果园变回了粮田。父亲却在瞬间衰老了,行动也日渐迟缓。没多久,便一病不起,后虽经多方医治,终没能挽留住父亲。

假如在父亲七十三岁那年,他的果园依然茂盛,我想,他是不愿意走的。

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553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